

從阿帕拉契到霞喀羅一步道志工的觀察

文、圖 ■ 徐銘謙 ■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、荒野保護協會鄉土關懷組副召集人、
看守台灣協會研究員

一、前言

2006年暑假，筆者在客委會築夢計畫的贊助之下，有幸到美國阿帕拉契山徑漫遊了將近4個月。除了長短程健行、自助旅行之外，行程一半的時間，都在參加美國阿帕拉契山徑保育協會（Appalachian Trail Conservancy）的步道志工計畫，跟著步道技術最精湛、最早成立的康拉洛克步道工作隊（Konnarock Trail Crew），到各地跟當地的步道志工俱樂部（Trail Club）一起荷著工具，在步道上並肩工作。

2007年初的台灣，林務局委託清寰管理顧問公司與清泉部落合作，在新竹霞喀羅古道上舉辦了第一次的步道工作假期，我也有幸在李瑞宗、李嘉智、伍玉龍、賴鵬智等幾位老師的帶領下，戴著安全帽、手套、拿著工具，與20位來自各行各業的志工們一起度過了3天2夜，具歷史人文的知性與步道近自然工法的實務體驗。這兩次美好的經驗，讓我看到了步道維護的無限創意與可能。

阿帕拉契與霞喀羅步道志工的經驗，有許多共通性，比方說，兩者都是國家步道系統（National Trail System）之首；阿帕拉契（Appalachian）是印第安原住民中最強悍



▲就地取材找石階材料，找石頭是一種功夫，把石頭挖出來就要靠團隊合作了。

的一支部族卻洛基（Cherokee）對綿延美東南北山脈稜線的稱呼，霞喀羅（Syakaro）是台灣最剽悍的泰雅族（Tayal）以步道多烏心石樹的泰雅語稱之。當然，步道志工在山徑上所做的維護工作也有蠻多類似之處。

二、在阿帕拉契山徑

阿帕拉契山徑，起初只是分散在大阿帕



拉契山脈系統（the Great Appalachian Mountain System）中的部落經濟交換、殖民時期郵車路線路徑，在1900年代初期，新英格蘭山徑沿線居民就組成各種山徑俱樂部（Mountain Club），自發維護步道路況。1921年班頓·麥凱（Benton MacKaye）倡議要串連美國東部山徑，建立一條遠離城市商業的僻靜山徑，1925年美東幾個大型登山協會在華盛頓集會，組成阿帕拉契山徑協會（Appalachian Trail Conference），透過這個組織進行山徑路線勘定、串連、修築與維護等，1937年終於全線貫通，跨越了美東14個州，全長超過2,150英哩，全部都由志工們一手打造。

知名的美國旅遊文學家比爾·布萊森（Bill Bryson）讚譽「阿帕拉契山徑確實是地球上由義工所完成的最偉大工程，它始終維持沒有商業介入的光榮紀錄」。1968年美國國家步道系統法通過，阿帕拉契山徑成為第一個指定的國家步道，依法具有線型國家公園的保護層級，並要求林務署（USFS）、國家公園署（NPS）與各州政府撥出步道維護基金，確保阿帕拉契山徑的自然、景觀、歷史、文化資源永續。因為法源賦予財源，阿帕拉契山徑協會直到1968年才開始有正式領薪水的員工，對步道全線展開整體的規劃與協調，1982年在林務署的支持下，於維吉尼亞州的康拉洛克（Konnarock）設立第一個步道工作隊（Trail Crew）基地營，每年暑假由支薪的專業領隊帶著步道志工完成一個又一個的計畫。



▲即使修建便橋所需的板材，也是從林務署儲存回收木材的倉庫運來，由人力背負上山的，相當重視環保自然。

三、步道保育志工的生活

當步道志工的第一天，看到許多叫不出名字，也沒使用過的工具，長得很像大小鐵鎚、斧頭、鐵鍬、十字鎬、鏟子、樹枝剪的東西，但是又不太一樣，還有像捕手護膝、護目鏡、安全帽等裝備。只看到工具，沒看到任何材料，而這些工具要由志工分工背負到預定工作現場。領隊的指導、講解與分工下，學習以人力、簡單工具、團隊合作維護侵蝕步道、擊碎石回填、修築木棧道、翻修山屋屋頂、改建舊橋樑、就地取材找木樁固邊坡、設立石階與排水系統、封閉嚴重侵蝕或過陡舊步道，改道或開闢新步道等計畫。



▲開闢新路、舊路改道封閉，每個志工輪流漆上標示阿帕拉契的白漆，我們又為阿帕拉契寫下一段新的歷史。

所有參加者除領隊、副領隊之外，全屬不具工程背景的志願者，卻能夠在充分的工作與安全講解之後，學習並完成步道修護，使之看來不留工程施作痕跡，相當自然原始，符合四周地形地貌，並具有高度因地制宜的特性。當我完成生平第一段親手打造的步道，我所瞭解的遠超過工程本身，原來選擇一種工法，是要先瞭解步道當地的自然、水文、植物、植被、地質等特性，才能做出判斷與適合的工法，當回填泥土與灑上落葉之後，步道渾然天成，完全看不出施作的痕跡，這才是上乘的人力近自然工法。

阿帕拉契山徑的指標系統全賴一個2×6吋的白漆，於轉彎處則以雙白漆標明，較長距離才設立里程木牌，入山口沒有顯著

的牌樓或名稱；全程沒有涼亭，有的只是參天的樹蔭。除了阿帕拉契山徑協會直屬的6個步道工作隊外，全線還有超過30個山徑俱樂部（Trail Club），每個俱樂部認養20到100英哩不等的步道，會員們週休二日就去步道工作，整個暑假工作隊就在各處與各地的山徑俱樂部志工共同工作。位居步道第一線的步道志工最瞭解山徑，每年依照步道修護改道情況設立與更改，難怪無人能具體說出阿帕拉契山徑的全長，因為這是條不斷依據自然與人為使用強度、現況而變動的步道。

四、公私部門夥伴關係緊密合作

阿帕拉契山徑穿越7個幅員廣大的國家森林（National Forest），從南往北分別是喬治亞州的查塔胡其（Chattahoochee）、北卡羅萊納州的奈塔哈拉和比薩（Nantahala and Pisgah）、田納西州的卻洛基（Cherokee）、維吉尼亞州的傑佛遜與華盛頓（the Jefferson and George Washington）、綠山（Green Mountain）、白山（White Mountain），二大國家公園即大煙山（Great Smoky Mountains）與仙娜度瓦（Shenandoah），以及許許多多的州立公園與森林，使得阿帕拉契全線有99%的範圍，位於公有土地或取得公眾穿越權的保護之下。

美國林務署、國家公園署與州立公園在阿帕拉契山徑的維護管理上，除了於本身系統內招募步道維護、巡守保育志工，與阿帕拉契山徑保育協會更有相當密切的合作關係。尤其阿帕拉契山徑南段幾乎都在國家森林



▲阿帕拉契步道志工的工作項目也包括翻修山屋屋頂，在此之前，我沒想過自己敢站在屋頂上面。

範圍內，因此林務署與阿帕拉契山徑保育協會簽訂備忘錄，補助經費、提供器材、車輛，以及國家森林內適當的紮營場所，阿帕拉契山徑保育協會負責招募志工、訓練領隊、步道規劃經營、協調各地山徑俱樂部等。

志工們於空閒時間，可選擇自家附近的山徑俱樂部參加會員，或是報名參加審核較為嚴格的阿帕拉契山徑保育協會步道工作隊。志工來自美東各州，甚至有遠從中西部開長途車前來作步道，70%是女性，大部分志工以退休老人居多，做起粗重工作來相當靈活、認真、投入，在步道上當志工，不只達到健行登山的目的，更能享受親手維護步道的滿足與成就感，其快樂程度更甚於撿垃圾、除雜草等。更難得的是團隊合作建立起

來的情感交流，能夠跨越語言、性別、族群與意識型態。

林務署也與其他多個民間團體（NGO）合作，許多大型環保團體如西岳山社（Sierra Club）、自然保育協會（The Nature Conservancy）等都設有阿帕拉契山徑分部，與林務署進行各種不同類型計畫的合作，包括特定物種族群量監測、清除外來種等，總之，山徑上看不到機械工程機具，只有各種民間團體參與維護。根據林務署和阿帕拉契山徑保育協會簽訂的備忘錄，每年提供招募步道志工620人次的成本共51,615美元，林務署若直接雇用同樣數量的專業工人，要多花8倍的錢，因此每年步道志工為林務署節省361,305美元，折合台幣約1千2百



▲運用當地找到的石材，挖掘適合石頭形狀的擋水石階埋設點，取之自然，做過不留痕跡。

萬元。若能將此模式引入刻正推動的行政院萬里步道計畫，將塑造新政新氣象，並且創新公民參與的模式。

五、無痕山林應用在步道志工的生活與工作

康拉洛克步道工作隊的領隊，在每次工作之前，必先向義工講解在野外的無痕山林（Leave No Trace）7大原則，要求志工到荒野活動必須尊重當地自然與文化，每個工作隊志工規模最多不能超過10個人，無論在基地營或戶外紮營都有落實垃圾分類、澈底回收，基地營甚至有廚餘堆肥。紮營地挖掘過濾洞濾除廢水、領隊視隊伍人數與停留天

數，決定挖貓洞的地點與大小。山屋附近也設置生態堆肥廁所，移置堆肥也是步道志工的工作項目之一。

在步道維護工作上，更是時時以無痕山林原則為標準，砍1棵樹、步道改道、新設步道，都要經過現場衡量，如何破壞最少，設施僅在需要施作處設置，無論在工作現場臨時設置擊石場或棄土，工作結束一定落實恢復原狀。領隊常常說，「一條好的步道，是能夠讓遊客願意專注在步道上，不會自行走出步道外開闢小徑；如果一條步道被健行者越走越寬，甚至出現複線化踩實或侵蝕，就表示這個步道沒有規劃好，施作是失敗的」。即使已經如此謹慎，在阿帕拉契山徑保育協會的會訊上，仍然不斷有討論與反省的聲音，志工們在討論「How much construction is too much?」步道上的設施是不是太多？多少才是好的？因此，無痕山林的觀念從規劃、施作到使用，無論步道志工的生活、工作等所有行動，完全一以貫之。

六、霞喀羅步道工作假期

一直聽聞霞喀羅古道有雲海、楓紅、日據時期的遺址還有泰雅部落風情，沿途美不勝收，一路平坦好走，值得細細體會，但卻沒有機會成行。尤其在2003年林務局開始規劃國家步道系統及設計規範時，霞喀羅被指定為國家示範步道，就一直很想前去一窺究竟。但自2004年艾利風災造成中段崩塌，就暫時封閉無法前往。這次林務局選定霞喀羅古道舉辦台灣首次的步道工作假期，對我而



言更是有雙重的吸引力。一來可以藉此機會親炙神往已久的霞喀羅古道，二來想要學習日式夯土牆的古蹟修復，這是在美國步道維護工作中所沒有的。

霞喀羅步道工作將20人分成3個工作小組，分別負責田村台駐在所的遺址清理、步道邊坡砌石護坡，以及步道排水導流溝挖掘等工作，經過第一天李瑞宗老師講解霞喀羅歷史人文、李嘉智老師解說步道規劃與設計的室內課程後，第二天3組在李瑞宗、李嘉智、伍玉龍老師的分別帶領下，進行實務的工作。僅僅一天的工作時間，3組沒有技術背景的志工就完成預定的步道工作，志工們對於難得勞動筋骨的經驗，都大呼過癮，尤其是看到完工的成果，對於自己能夠對腳下走



▲田村台駐在所遺址究竟應該經考證加以復舊重現，還是忠實保留、維護現狀，拉出水線格局，讓遊客拼湊憑弔？

過的步道有所回饋，都有滿滿的成就感。

七、活生生可以親近的歷史古道

相較於美國阿帕拉契的經驗，台灣富含



▲霞喀羅古道的雲海。



▲進入霞喀羅古道，就是進入泰雅族人的歷史，必須以敬虔的心，遵循長老的引導，將自己既有的習慣想法放下，融入泰雅的方式去認識他們。

濃濃歷史古意的步道，拉開了歷史的縱深。行走台灣的步道，時常可見清朝、日據時期留下來的古蹟，尤其霞喀羅古道，因為是「霞喀羅警備道」跟「薩克亞金警備道」的延續，沿途有許多駐在所的遺址，路邊隨處可見用以聯絡駐在所之間的警用電話線。透過這些遺址的連結，行走其間彷彿與過往時空產生關連。此次雖然沒能學到日式夯土牆的復舊工法，但是卻能在李瑞宗老師的解說與指導下，從荒煙漫草中用鏟刀細細清理出舊日駐在所夯土牆遺跡，並且經由測量、拉起水線，重現駐在所的格局，感覺與歷史的距離不那麼遙遠。

由於日本軍警鎮壓泰雅族人的需要，在田村台駐在所旁的小丘還留有砲台遺址，我們將駁坎、台階遺址清理出來，並且小心去除生長其上的小樹，以免樹根崩解遺址。李老師就地給我們出了一道題目，讓志工動腦

想想，「面對殘存的遺址，應當透過嚴謹考證、恢復駐在所舊觀以供展示？還是忠實保留、維護現況，僅提供歷史解說，供遊客發揮想像力拼湊憑弔？」志工們左思右想，各有顧慮，莫衷一是。但是台灣最珍貴的資產，正在於至今仍留存可以行走其間的古道，台灣步道維護管理的特色與難題，也正是歷史古道，古道工法更需要考慮復舊，至於如何復舊，則有賴於投入更多工作在歷史基礎資料的調查，這部分或許可以發展出台灣步道志工的參與特色。

八、清泉泰雅部落的參與合作

雖然阿帕拉契源自印第安語，但是在阿帕拉契工作、健行期間，卻沒有跟任何卻洛基人相遇，沿途也沒有印第安保留區或社區原住民，感受不到當地的印第安文化。霞喀羅的經驗就不同了，古道原本是穿越位於現在的新竹縣尖石境內的基納吉群（Kinaji）和五峰鄉霞喀羅群間的路徑，古道兩端的秀巒、養老部落和清泉部落與古道的發展密切相關。無論從哪一端進入霞喀羅，都會經過泰雅部落，瞭解霞喀羅的歷史，就是瞭解泰雅的歷史，要穿越或停留霞喀羅，都必須尊重及體會泰雅文化。

林務局透過清寰管理顧問公司與賴鵬智老師在清泉部落長期耕耘，這次步道工作假期，當地組成「霞喀羅觀光休閒發展協會」參與，步道志工進入霞喀羅古道要由部落長老帶領並敬虔遵循入山儀式，部落的長輩們



精心安排、設計了志工在部落的生活細節。志工與部落媽媽們共舞、共飲，與部落的居民一起搗小米麻糬，度過短暫但難忘的泰雅之夜。抵達第一天先由霞喀羅觀光休閒發展協會帶領部落導覽，第三天更在經過生態旅遊解說培力訓練過的族人領頭下，走了一趟霞喀羅泰雅文化豐富之旅。

九、愛山敬山護山更以行動淨山

結束生態旅遊導覽，回程時步道志工沿途撿拾垃圾、剪掉綁在樹上的登山隊塑膠條，裝滿好幾個大垃圾袋，經過駐在所旁的公廁，志工們更主動清理乾淨廁所內的衛生紙，一起包好背下山。若非彎腰撿拾，從不知道人類進入山林可以隨意留下這麼多垃

圾，若非親身背負，絕對無法瞭解自然默默承擔過多不屬於她的負荷。如果不是經由在土地上揮汗工作、用雙手碰觸泥土草木、用緩慢的速度貼近當地的自然、歷史、人文，絕對無法認識這麼深奧的霞喀羅。不只霞喀羅如此豐富，每個步道都在訴說著她的故事，只要降低視角高度與土地齊平、放慢腳步速度與歷史悠遊，就會看見背後的故事。

歷經3天2夜體力勞動與智性感性之旅，下山時感覺像是充飽了的電池。志工們一點都不覺得是來付出的工作，反倒是度過了一個收穫的假期。我們都想，如果下次天數再長一點、工作時間多一點、更常態地舉辦步道志工的招募，一定可以讓更多人體會到我們所經歷的感動。🌱



（圖片 / 林務局提供 攝影 / 楊維晟）